

雪伦
著

OL心声代言人 雪伦
强势攻占台湾网络书店排行榜
将内心最深的角落照亮！

他不是烟火，
却是我最温暖的太阳。

所谓的 你爱我



雪伦
著

所谓的
你爱我



版权登记号：01-2016-912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所谓的你爱我 / 雪伦著. -- 北京 : 现代

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143-5757-8

I. ①所… II. ①雪…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19865 号

中文简体字版 © 2017 年由现代出版社发行

本书经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商周出版】授权，同意经四川一览文化传播广告有限公司代理，由现代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转载。

所谓的你爱我

作 者：雪 伦

责任编辑：张 霆 王志标

出版发行：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100011

电 话：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90mm×1240mm 1/32 印 张：10.25

版 次：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43-5757-8

定 价：39.8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001 第一章

所谓的寂寞，是连自己都无法拥抱自己

031 第二章

所谓的孤单，是自己一个人玩着生存游戏

061 第三章

所谓的过去，只是时间经过，其实从未离去

091 第四章

所谓的面对，就是让现实狠狠打你一巴掌

121 第五章

所谓的重生，就是过去掺和着未来，再用另一种
方式开始

151 第六章

所谓的勇敢，就是做了你一向不敢做的事

183 第七章

所谓的隐瞒，就是天真地认为谎言不会被拆穿

215 第八章

所谓的真实，是只要你相信了，就都是真的

247 第九章

所谓的你爱我，只是为了要合理地折磨我

281 第十章

所谓的我爱你，是从我懂得怎么去爱一个人开始

311 尾声

所谓……之后

321 后记

悲伤总会过去



第一章

所谓的寂寞，
是连自己都无法拥抱自己

我常常感到恐惧。

面对陌生人，我总是紧张；面对黑暗，我总是害怕；面对过去，我总是喘不过气来；而面对未来，我总是不知道它在哪里。

哥哥常告诉我：谁没有过去？这，我当然知道，但我疑惑的是，为什么上天给我的，是如此沉重、如此痛苦的？为什么我的过去和别人不一样？

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为什么这样的过去会发生在我的身上？这是我每天都在问上天的问题。当然，老天爷从未给过我答案。说什么神爱世人、救苦救难，其实他们都非常小气。

不过，爸妈说我最近好多了，至少我愿意多讲几句话。哥哥也说

我好多了，至少我肯稍稍露出一点笑容。听他们这么说，我好像也觉得自己好多了，不知道是他们说服了我自己，还是我说服了他们。

他们都很庆幸，十几年前我离开新竹之后来到了这里。

这里是我的家，比有爸妈在的家，更要像家。

在这个家里，没有人知道我其实有个可怕的秘密。所以我可以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不会有人挖掘我的过去，但在那个真正的家里，我多希望发生的那些过去都只是我一个人的秘密。

对我来说，有些事，自己痛苦就好。

“朱——立——湘，右手离开你的滑鼠^①，屁股离开你的椅子，出来吃饭！”乐晴的声音总是如此洪亮，虽然她男友大勇总说他耳朵快炸掉，但我好喜欢。我一直很想建议她，如果不开早餐店，可以去当助选员。光听她的声音，就值得大家投下一票。

乐晴是我的房东。我在这里住了十几年，她像我的第二个妈妈，帮我张罗所有生活上的事，一餐也没有让我饿到。而另外两个室友明怡和依依，是在我遇到恶质无良房东时把我捡回家的恩人。

① 滑鼠：台湾地区对鼠标的称呼。

她们像姐姐般疼爱我、照顾我，给了我很多的温暖和关心。我很感谢她们，这十几年来，她们慢慢成了我的支柱。但这些事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她们。

我不是不会讲话，而是忘了怎么表达。

但没关系，我的声音、我的感觉一点都不重要，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想无声地、隐形地活着，这样就好了。

手才离开滑鼠，门就瞬间被打开了。

“朱立湘，不管你案子有多赶，现在马上出来吃饭，Right now！”乐晴系着围裙，担心我又要赶设计稿不吃不喝。

“好。”我点了下头，再抬起头时，乐晴已经像风吹过一样不见了。

我并没有在赶案子，我只是在和自己说话而已。每一天，我都会花上很多时间和自己对话，不是我有多想了解自己，而是我只敢跟自己对话。

走出房间，明怡和依依已坐在餐桌前了。依依对我招招手，要我坐到她旁边去，她是我见过最美丽大方的秘书。明怡给了我一个微笑，她是我见过气质最好的饭店领班。乐晴添好了饭放在我的面前，她是我见过最有活力最可爱的早餐店老板。

这些称赞，常常到了嘴边又被我吞了回去。

我开不了口，只能放在心里，用行动表示。我努力地吃着饭菜，听她们三个人聊今天发生的事。

明怡遇到烂客人，把饭店房间的电视弄坏就算了，还硬要说电视害他受伤，向饭店索取精神赔偿。明怡生气，我也跟着她生气。依依说情人节尚昱哥要带她去关岛玩，还要带上依依的爸爸妈妈，全家一起出去旅行。看依依开心，我也觉得开心。乐晴说大勇太专心打电游，吃汤面想要加醋，不小心加到酱油，咸到他差点哭出来。乐晴觉得他好蠢，我也觉得他很蠢。

十几年来，我陪着她们感受生活，只是我一直没有表达出来。

“对了，立湘，你那个工作桌该换了，都用七八年了，上次拿衣服到你房间，桌角的小木刺都翻出来了。我订了一个，应该后天会送来，再叫大勇帮你组装一下。”依依突然抬起头对我说。

我点了点头，真不知道那张桌子竟然已经用了这么多年。

“案子赶得如何？”明怡夹了块沙茶牛肉到我碗里，继续问，“赶完了？”

我摇摇头。

她又多夹两块到我碗里：“那多吃一点。”

我微笑，咀嚼着温暖的滋味。

电话铃响，乐晴起身到客厅接起电话。从她回应的方式和语调，我知道接下来会喊出我的名字。

“立湘！电话。”乐晴喊着，而我知道打电话来的是我妈。

我放下筷子，走到电话旁接过话筒。乐晴顺手摸摸我的头，她总以为我还是小孩。

“妈。”这是我今天说的第一句话。

“小湘，记得明天中午要一起吃饭吧？你爸生日。”妈妈小心翼翼说着，生怕我又老套地用“要赶案子”来拒绝他们。

“嗯。”我说，即使我最讨厌的事就是踏出这个门，到外面那个我不熟悉的世界，但爸爸生日，无法当个正常女儿的我，唯一能做的，也只有在他们生日的时候努力正常。

我听到妈妈在电话那头松了好大一口气，“那明天晚上要不要留在家里睡？”妈妈试探性地进阶询问。

“我还有案子要赶。”终究，我还是说了这一句。

“没关系，能吃顿饭我就很开心了。”妈妈失望的语气从电话里

传过来。

我很抱歉，我在心里说着。对话最后还是以沉默结束。

挂掉电话，我走回餐桌继续吃饭，或许应该说是发泄地吃着饭，对如此懦弱的自己生气，恼怒自己的没用，不过就是回自己的家，那么多年了，我却还是害怕。

“唉，你快噎死了，朱立湘！”我一抬起头，就看到乐晴用眼神警告我放慢速度。

我回过神，放缓速度，听着她们三人的闲话家常，心情逐渐平静。我刻意和这个世界拉远距离，是为了完美隐藏自己的弱点。庆幸的是，她们从未因为自己在我的人生中占有极大重量，而要求我暴露我自己。

这年头，用“爱”这个字来勒索情感，似乎成了理所当然的事。

吃完饭，回到房间坐到电脑前，准备开始熬夜工作。我是设计师，自然生活作息也得像个设计师。但并不是因为晚上我比较有灵感，而是我讨厌晚上，我害怕黑暗，我无法在漆黑的房间里入睡。

我的房间总是比别人多开好几盏灯，环保这件事，我很抱歉，只能留给身体健康的人努力，我有怕黑的病。

我害怕突然停电或灯泡坏掉，我会顿时崩溃，不是开玩笑的。曾经，这栋老旧的公寓在凌晨三点大跳闸，房间顿时黑成一片。我在房间里痛哭大叫，依依马上冲到我房间抱着我，明怡拿了好几支手电筒进来，乐晴则立刻打电话询问电力公司。

虽然只是短暂停电五分钟，我却病了一个星期，乐晴后来还带我去压惊。她们出国时都会为我求平安，现在我的床头挂了一大串护身符，哪国的神都有。可能也因为这样，这栋大楼就没有再跳闸过了。

电脑传出“叮咚”一声，我打开收件箱的同时，依依也打开了我房间的门：“立湘，你日光灯有一支烧坏了，我叫康尚昱帮你换哦！”

我抬起头，看着上面五支日光灯真的有一支不亮了，而我居然没有发现。我微笑地看着依依点了点头，依依走进来，后面跟着尚昱哥，他拿着一支新的日光灯和工作梯，“环保灯管！”他炫耀地对我说。

我笑了笑，尚昱哥走到我旁边摸摸我的头：“我们立湘笑起来怎么这么可爱？”

顿时，我的心好像打翻了一瓶可乐，气泡无限窜流。但并不是

因为尚昱哥，而是曾经也有个人总爱对我做这样的动作，说这样的话。熟悉的心动加上回忆突然涌起的恐慌，我低下头，手有点颤抖地点开刚进来的电子邮件，试图转移注意力。

又是一样的内容。

“亲爱的力想，您好，自由设计公司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团队。”

力想是我在业界使用的名字，用力去想未来，用力地不再想过去，再加上刚好是我名字的谐音，就这么用了好几年。最重要的是，我想把本名藏起来，也把我自己藏起来。

像我这种人，很难相处。

我把信移入垃圾信件箱，接着打开客户的邮件：“朱小姐，我们看过草图，基本上满意，但人物的设计可以再可爱一点吗？毕竟是舒压商品，可爱一点比较讨喜。”

但我觉得，现在要越丑才越讨喜，不完美的东西才真的贴近事实。

我耳尖地听到楼上突然发出地板撞击的声音，抬起头往天花板一看，声音却消失了。是我的幻觉吗？

依依看着一脸疑惑的我说：“不好意思哦！这个水电工有点不合格，没看过换个灯泡这么久的。”

我给依依一个微笑，尚昱哥马上为自己辩解：“我是在顺便检查其他灯管有没有问题好吗？我这叫细心，懂吗？”

“懒得懂，你快一点，立湘要工作了。”依依故意摇了两下工作梯，尚昱哥在上面发出娘儿们般的叫声。

我笑着低下头，回复客户的信件。我坚持自己的设计，虽然我知道最后我会妥协，但在妥协之前，让我挣扎个一两次也好。

按下传送键，我又听到楼上传来声音。我猛然抬起头，依依发觉我的不对劲，问我：“怎么啦？”

“有没有听到奇怪的声音？”我指指天花板。

依依很努力地听了一下，然后摇头。突然“叽”的一声出现金属摩擦声，我和依依都吓了一跳，往声音发出的方向看，原来是尚昱哥故意转动日光灯管。他看到我们的反应，在工作梯上笑得很开心。

下一秒，我马上同情起他。

依依用力摇着工作梯，重心不稳的尚昱哥就这样跌在地上，标准的不作死就不会死，有时候，把自己逼到绝路的就是我们自己。

依依生气地转身离开，尚昱哥狼狈地收拾残局追出去。我听见依依在外头吼尚昱哥：“随手关门，你给我吵到立湘试试看！”

两秒后，尚昱哥气喘吁吁地对我说：“立湘，工作加油！”

看见我点头，他快速地关上门。抬起头，我从电脑屏幕里，看到反射出来我的影像，脸上正微笑着。妈妈说得对，我的笑容真的变多了，住在这里，总有一天会痊愈的吧！我想。

打开另一个工作档案夹，决定今天要完成某公司委托的Logo改造案。

夜晚工作是很迷人的一件事，会以为这座城市只为了我呼吸，这世界上只有我正醒着，也只有我正在努力。夜好静好静，只有我一个人沉浸在这个美丽的误会里。

砰！

楼上又传来一声地板撞击的声音，我马上抬起头看向天花板，心里起了好大一阵鸡皮疙瘩，头皮有点发麻。

是见鬼了，还是我又开始幻听？

说起来，乐晴算是我们这栋老大楼的地下管理员，除了从小到大在这里长大之外，她还在巷口开了早餐店，这附近哪户哪家发生什么事她一定会很快知道，并巨细靡遗地和我们分享。

比如二楼吴太太每天抱怨老公对她没兴趣，七楼的黄妈妈每天

烦恼儿子四十岁了不结婚，三楼陈伯伯念幼稚园的孙子大宝又偷掀班上女同学裙子，被老师罚站。

但最近完全没听说楼上有什么新消息，完全没有。

我对楼上最后的印象是，我和乐晴、依依去帮刘姥姥整理遗物。她被儿女抛弃又久病厌世自杀，那时，在屋子里，我看到了一个老人在墙上贴满对儿女孙子们的思念，桌上堆满了各种过期药物，那是她对生命的渴望和无力感。

我可以理解刘姥姥为什么要自杀，我也曾经对这个世界失望过。

因为刘姥姥自杀，一年多过去了，楼上房子租不掉也卖不出去，就这样空着。刘姥姥儿子在告别式当天，抱怨母亲自杀害房子很难处理，依依看不过去，和他吵了起来。从那天之后，楼上就再也没有人进去过了。

那为什么会有声音？

是刘姥姥回来了吗？

想到这里，我忍不住吞了口口水，却被自己的口水呛到。我没和刘姥姥说过半句话，偶尔陪乐晴上楼送点吃的，看乐晴逗刘姥姥开心，我总在一旁羡慕着。我不是能随时带给别人快乐的人，未来